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

張高評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摘　要】

海洋文學爲海洋文化最直接之體現。本論文以《全臺詩》、《全臺賦》爲探索文本，就所載海洋詩54首中選擇7首，佚詩2首，加上與海洋相關之辭賦3篇，提出明末清初海洋文學之兩大主題類型：一、海洋冒險；二、海上征戰。《全臺詩》載先民乘舟遇風，橫渡黑水溝，海洋之驚濤駭浪，浩渺溟茫，堪稱壯駭奇特，詭譎多變，周于仁〈觀海賦〉、張湄〈海吼賦〉、陳輝〈臺海賦〉之書寫，可見冒險犯難、人定勝天之海洋文化精神。至於施琅征臺，見盧若騰〈大風覆虜〉，施世綸、施世榜隨軍克澎征臺賦詩，周澎〈平南賦〉描述海上戰爭；盧若騰〈南洋賊〉，述鄭成功海上貿易爭戰，既可補史闕，且見海洋具有開疆拓土之性格與意識。臺灣之海洋性格、海洋思維、海洋文化、海洋文學，多可自先民之詠海詩賦中考求而得。

【關鍵詞】全臺詩、全臺賦、海洋詩賦、海洋性格、海洋文學

壹、海洋文化與海洋文學

由於島嶼空間和歷史時間之制約，從明鄭以來，臺灣海洋文化可分為兩種型態：其一，開放型的海洋文化型態，島嶼四方先後受到南洋、東洋、西洋，以及中國文化深遠影響，交織而成豐富多采的海洋文化。其二，封閉型的海洋文化型態，島國特質，政權更替，厲行海禁，淪為鎖島或半鎖島的海洋文化型態，將陸地型思維用於臺灣島上。[1]前者外向開放，致力遠洋航行、海外貿易、殖民活動，崇尚機遇、奮鬥，具有

1　鄭水萍，〈臺灣海洋文化資產〉，陳哲聰主編2004《海洋「人文藝術與社會」研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北：華立圖書，2005年8月），頁66。

征服和流動的特徵，明鄭時期之海洋文化似之。後者如清朝時期之「海禁」，臺灣戒嚴以來之「海禁」是也。

所謂海洋文化，指人類征服或依賴海洋生活的一種文化方式。論者以為：冒險犯難、開疆拓土、包容博大、善養萬物、創新求變，為海洋文化的五大精神特質。[2]海洋文化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海洋文化，包括涉及海洋的神話、信仰、宗教、戲劇、文學、藝術等等。廣義的海洋文化，除上述的活動外，還外加海洋經濟，海洋社會等兩大層面。海洋文化理論，初由黑格爾《歷史哲學》中提出，標榜「西方文明，是藍色的海洋文化」，以之鼓吹海外發展，商業利潤，於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3]本論文採用海洋文化之狹義，偏重於精神層面。其中，海洋文學，更是海洋文化最直接的體現，較生動的演示。所謂海洋文學，指以海洋為題材，或書寫海上體驗，從而表達作者意識之文學作品。易言之，海洋文學之主題，與海洋密切相關，深受海洋特性制約。

古希臘有荷馬敘事詩《奧德塞》，十七世紀西洋有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十八世紀有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十九世紀有麥爾維爾《白鯨記》，二十世紀有海明威《老人與海》，都是海洋文學的代表作。對於世界各國之海洋文學，學者多所論述，如郭訊枝、徐美娥〈淺談地理環境與英國海洋文學〉[4]、楊中舉〈從自然主義到象徵主義和生態主義——美國海洋文學述略〉[5]、龍夫〈回歸大海的傾訴——日本學者論海洋文學的發展〉[6]、金仁喆〈淺談韓國海洋文學〉[7]、張如安、錢張帆〈中國古代海洋文學導論〉[8]、王慶雲〈中國古代海洋文學歷史發展的軌迹〉[9]、趙君堯〈漢魏六朝海洋文學芻議〉[10]、趙君堯〈宋元海洋文學的時代特徵〉[11]、廖肇亨〈明清海洋詩學與

2 方力行，〈海洋性格的文化，海洋內涵的教育〉，《研考雙月刊》24卷6期，2000年12月，頁37-38。
3 參考徐曉望《媽祖的子民——閩台海洋文化研究》第一章，（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12。
4 郭訊枝、徐美娥，〈淺談地理環境與英國海洋文學〉，《宜春學院學報》第26卷第5期（2004年10月），頁96-98。
5 楊中舉，〈從自然主義到象徵主義和生態主義——美國海洋文學述略〉，《譯林》2004年第6期，外國文學之窗，頁195-198。
6 龍夫，〈回歸大海的傾訴——日本學者論海洋文學的發展〉，《海洋世界》2004年第7期，頁22-23。
7 金仁喆，〈淺談韓國海洋文學〉，陳哲聰主編《「2005國際海洋文化研討會」會後論文集》，臺北：華立圖書，2006年10月，頁128-137。
8 張如安、錢張帆，〈中國古代海洋文學導論〉，《寧波服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12）月，頁47-53。
9 王慶雲，〈中國古代海洋文學歷史發展的軌迹〉，《青島海洋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頁70-77。
10 趙君堯，〈漢魏六朝海洋文學芻議〉，《職大學報》2006年第3期，頁43-49。
11 趙君堯，〈宋元海洋文學的時代特徵〉，《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頁51-56。

世界秩序〉[12]、黃鴻釗〈論澳門海洋文化〉[13]、姚芳〈東西方不同的海洋探險及其後果〉[14]等等，琳瑯滿目，競逞心得，成果借鑑，多有可觀。唯學界對於明末清初時期海洋文學之研究，未見有專篇探討。值西元 2007 年 6 月，台南市政府主辦「海洋臺灣與鄭氏王朝國際研討會」，筆者乃草撰本文，藉以考察臺灣海洋文化之一斑。

臺灣四面環海，理應具備海洋性格，創造豐富多元之之海洋文學才是。由於海禁戒嚴等政治之原因，臺灣之海洋意識淡薄，海洋性格模糊，海洋文學不發達。唯臺灣於荷據、明鄭、清初時期，或從事海上貿易，或移民開發臺灣，或發生海上戰爭，當時海洋性格強烈，海洋意識濃厚。然自清康熙以後，時移境遷，臺灣海洋文化隨鄭氏王朝滅亡而消失。當時先民從閩粵渡海來臺，人數隨明鄭王朝之興亡而有所增減。無論明鄭或滿清官員，騷人墨客，橫渡黑水溝，其冒險犯難，人定勝天之精神，有何體現？施琅征臺，在戰爭與和平的氛圍中，海洋扮演何種角色？

除殖民統治、轉口貿易外，明鄭時期閩粵移民開發臺灣，與荷據時期相較，是否更加熱絡？[15]論者指出：明鄭政權特富海洋性格，為臺灣帶來了強烈的海洋性，包括明鄭船隊縱橫暢通於東亞，安平開放為航貿重要港口，閩南粵東移民大量來臺墾殖，皆是臺灣文化特具海洋性格的源始。[16]筆者考察上述問題，決定選擇國家臺灣文學館出版、施懿琳主編之《全臺詩》為基本文獻，[17]佐以許俊雅、吳福助主編之《全臺賦》，[18]檢索其中有關海洋書寫之資料，以考察明鄭時期之海洋文學與海洋文化。

貳、明末清初詠海詩賦與海洋文學

海洋文學之書寫成篇者，自六朝以來，詩與賦獨多，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海水〉，清張英《淵鑑類函》卷三十六〈海五〉，載存謝靈運、謝朓、沈約、隋煬帝等望海詩九首，唐太宗、李嶠、獨孤及、李白、張說、高適、王維等望海、觀海、詠

12 廖肇亨，〈明清海洋詩學與世界秩序〉，《中國古文獻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中冊，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承辦，2006 年 11 月，頁 530-547。
13 黃鴻釗，〈論澳門海洋文化〉，《中西文化研究》2005 年第 1 期（6 月）。
14 姚芳，〈東西方不同的海洋探險及其後果〉，《湖北大學學報》1994 年第 1 期，頁 119-121。
15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頁 66-199。
16 潘朝陽，〈文化地理觀點中的海洋與文化〉，《海洋文化學刊》創刊號，2005 年 12 月，頁 288-289。
17 施懿琳等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第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 2 月）。
18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12 月）。

海詩十首，蘇軾、楊萬里所作海市、渡海、望海詩四首等，不一而足。辭賦之作，則如班彪〈覽海賦〉、王粲〈遊海賦〉，魏文帝、潘岳〈滄海賦〉，木元虛、虞闡、張融〈海賦〉，孫綽〈望海賦〉，雖為精彩之片段，亦可見六朝唐宋時期，海洋文學書寫之一斑。[19]

從海洋書寫之題目看來，望海、觀海之作居多，遊海、渡海之行較少，從可見唐代以前之海洋文學多置身海畔，作海洋想像之敘寫；涉身海中，遊海、渡海之實臨感受，並不普遍，可能受限於航海技術，與海上交通。到了宋元時期，由於沿海地區開發，北宋時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皆設市舶司，朱彧《萍洲可談》記載船舶航海，外商「住唐」狀況，可見一斑。其中言：「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20]指南針已用於航海，促成海洋貿易興盛，造船工業、海洋漁業、航海技術、海洋戰爭、海神崇拜之雲興霞蔚，於是海洋文學勃興，如實反應海洋文化。諸如歎大海之浩瀚，哀生民之多艱；頌海商之精神，贊貿易之盛況；敘水戰之恢弘，述人物之壯烈，舉船業之盛況，祈海神之福祐等海洋文學之主題，多有具體而微之表現。[21]由此觀之，宋元之海洋文學，無論精神或內容，已開啟近代海洋文學若干特徵。

明清以來，傳統中國常從陸地看臺灣，往往把臺灣當成一個化外之地、邊陲地區。其實，在390年前的鄭成功時代，臺灣已經蓄積很高的海洋能量，足以發展成為一個海洋國家。[22]易言之，所謂海洋臺灣，鄭成功經營已略具規模了。明鄭政權之建立，始於鄭芝龍，盛於鄭成功，前後相傳四代，約60年。論者稱：鄭氏的政經勢力，是結合海上貿易的諸多利益集團而成：鄭芝龍之海商集團，鄭成功之閩南臺澎集團，[23]鄭經之臺澎集團，堪稱史無前例仰賴海洋經濟活動，以維繫生存和發展之政權。甚至明鄭時期與菲律賓之西班牙帝國貿易亦互動頻繁，從可見海上政權、海外關係之一斑。

19 唐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卷八，〈海水〉，（臺北：文光出版社，1974年8月），頁150-155；清張英等編《淵鑑類函》卷三十六，〈地部．海〉，（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8月），頁4-6。

20 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記載北宋市舶司之設立，關稅之徵收，「住唐」商人之「蕃坊」、衣飾、飲食、宗教信仰。又記載指南針用於航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子部小說家類一，第1038冊，頁289。參考李書華〈指南針的起源及發展〉，第三章「中國利用指南針航海」，郭正昭、陳勝崑、蔡仁堅合編《中國科技文明論集》，（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年3月），頁618-625。

21 趙君堯，〈論宋元海洋文學〉，福州市《工人職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頁18-22。

22 同註1，李健全，〈台灣心，海洋情——談台灣海洋文化〉，頁272。

23 天下編輯，《發現台灣》，余英時序〈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海洋中國的出現」、「公開鼓吹海外貿易」、「海上政權」、「轉向海洋」，（臺北：天下雜誌，1992年2月）。

從江日昇《臺灣外記》觀察，所謂海國英雄形象，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真足以當之。[24]

試考察《全臺詩》與《全臺賦》所載所謂海洋文學，從明鄭之海上政權，到渡海、征戰，到刻畫海洋風景，表現海洋詩情，到描述海洋生活，勾勒海洋生物，穿插海洋傳說，訴之於騷人墨客，見之於詩歌辭賦，對明鄭六十年間之海洋多有若干之書寫，雖吉光片羽，亦頗可寶貴。賦與詩之所以合論，蓋賦之為文體，非詩非文，亦詩亦文，故不妨並觀。[25]為辨章學術，考鏡淵流，文獻選取時代從寬，大約起於明末，終於清康熙乾隆之交，前後約 100 餘年，從而可見改朝換代，對海洋文學創作之異同。今就明末清初海洋詩 54 首中選 9 首，海洋賦 3 篇，分兩大主題類型，以討論明鄭及清初之海洋文學：（一）海洋冒險；（二）海上征戰，分論如下：

一、海洋冒險

海洋的浩瀚遼闊，詭譎莫測，令人望而敬畏。其神秘、凶險、威力、變幻無常，更令人震懾魂魄、恐慌驚奇。無論是明末遺民、明鄭君臣，或漳泉移民，為復國、為貿易，或為安身立命，橫渡黑水溝，跨越海峽之驚濤駭浪、挑戰大海之險惡、暴躁、變幻、無情。明鄭前後之詩人與賦家往往現身說法，將大海作為冒險、征服之對象，體現為災難、厄運、驚險、恐怖之海洋形象。試翻檢《全臺詩》、《全臺賦》，先民之海洋冒險依稀可見。

明崇禎年間，福建發生大旱災，鄭芝龍建言巡撫：「以船徙飢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荒島。漸成邑聚。」[26]這「飢民數萬」，是福建移民臺灣的開始。1646 年清兵入閩，正值荷據臺灣時期，曾先後引發 35,000 人移民潮渡海來臺。接著鄭成功以反清復明為號召，於西元 1661 年四月、五月，率領復臺大軍 30,000 人渡海來臺，更推波助瀾了閩南沿海之移民潮。這些移民，除鄭氏軍隊家眷外，往往是兄弟相攜，或同宗、同族、同村人相互牽引，夥同家眷者較少，搭船渡海只為到台灣謀生。[27]

---

24 李明仁，〈另類的繼承——以明鄭海上利益集團之更迭為例〉，《史原》第 21 期，頁 1-35；陳東有〈試論鄭氏集團在中國海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1997 年 11 月），頁 50-53；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1998 年 12 月），頁 29-58；龔顯宗〈從《台灣外紀》看三鄭的海國英雄形象〉，《歷史月刊》1999 年 4 月，頁 84-93。

25 郭紹虞，《照隅室雜著》，〈論賦兼及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9 月），頁 201。

26 參考魏源，《聖武紀略．康熙勘定台灣記》；又，丁日健編撰《治臺必告錄》，頁 72-73，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

27 同註 15，第五章〈移民開發〉，頁 154-170。

當然，這些移民，都是乘船渡海的，而臺灣海峽冬春季之東北風，夏秋季之西南風，很可以利用風向揚帆渡海，或乘風返家。不過，臺灣海峽從農曆三月-九月常有強烈颱風，這熱帶氣旋的風力常達十二級以上，巨浪滔天，狂風怒號，渡海帆船大多無法抗拒風暴而翻覆。試考察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四〈雜著〉、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民國連橫《臺灣通史》卷三〈經營記〉，備載二百五十年來有關颱風災變之情形，所謂「狂風驟雨，迅烈異常。山摧川溢，碎船壞屋」；威力之大，足以使「船隻飄碎」，「哨船多沒」，可以想見渡海遇風之險象。颱風固然帶給移民無盡之災難，然亦始終阻擋不住移民九死無悔，前來臺灣築夢之決心。[28]如下列二詩，描述先民於明鄭時期渡海來臺，所坐漁舟，遭遇颶風，橫渡黑水溝，波濤凶惡，險象萬生，至於眩嘔不支，失足溺死之慘狀。這海難，不只是個案例，見微知著，可以推想：當時因渡海身亡者，又不知凡幾。如：

> 少婦登舟去，風濤不可支。眩眸逢蜮蛹，豔質嫁蛟螭。盡室爲遷客，招魂復望誰。化成精衛鳥，填海有餘悲。（盧若騰〈汎海遇風〉，《全臺詩》第一冊，頁33）

盧若騰（1598-1664）〈汎海遇風〉，特寫豔質之少婦作為海難之主角，泛海遇風，葬身海洋；不幸的是，「盡室爲遷客，招魂復望誰？」在明鄭時期渡海移民潮中，堪稱詩史。臺灣海峽的季風是有規律的：冬春季節刮東北風，夏秋季節吹西南風，在以風帆為海上交通的時代，海峽兩岸就是搭順風船進行移民或貿易的。施琅《靖海紀事》稱：「北風剛硬，驟發驟息；南風柔和，風輕浪平」，這些訊息，必須正確掌握。[29]尤其每年夏秋兩季，太平洋熱帶氣流經常形成十二級以上颱風，波浪滔天，險象萬生，海上船隻往往難敵風暴而翻覆。盧若騰筆下的將士妻妾，汎海遇風，不幸罹難，是移民史之血淚詩篇，具有代表意義。類似這種葬身填海，化成精衛的海難，歷史不斷重演，為厄運、災難之登舟渡海，添增許多悲涼與滄桑。又如：

> 羲和鞭日日已西，金門理楫烏鵲栖。滿張雲帆夜濟海，天吳鎮靜無纖翳。東方蟾蜍照顏色，高低萬頃黃琉璃。飛廉倏來海若怒，積飆鼓銳喧鯨鯢。南箕簸揚北斗亂，馬銜罔象隨蛟犀。暴駭鏗訇兩耳裂，金甲格鬥交鼓鼙。倒懸不解雲動

28 同註3，第二章第一節，〈閩臺的地理環境〉，頁69-73。參考劉昭民《臺灣先民看臺灣》，第一輯〈天文氣象篇・狂風驟雨朝夕遷〉，（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6月），頁52-60。

29 同註3，頁71-72。

> 席，宛有異物來訶詆。伏艎僮僕嘔欲死，膽汁瀝盡攣腰臍。長夜漫漫半人鬼，舵樓一唱疑天雞。阿班眩睫痿筋力，出海环珓頻難稽。不見澎湖見飛鳥，飛鳥已沒山轉迷。旁羅子午晷度錯，陷身異域同酸嘶。況聞北嶕沙似鐵，誤爾觸之為粉齏。回帆北向豈得已，失所猶作中原泥。浪鋒舂漢鷁首立，下漩渦臼高桅低。怒濤洶濺頂踵溼，悔不脫殼為鳧鷖。此事但蒙神鬼力，窅然大地真浮稊。翠華南幸公卿集，從臣舊識咸金閨。掛冠神武蹤已邁，願乞骸骨還山谿。讀書有兒織有妻，春深煙雨把鋤犁。（孫元衡〈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全臺詩》第一冊，頁 255）

孫元衡（康熙四十四年，西元 1705 年遷臺灣府海防同知）〈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詩，亦狀寫渡海遇颶風，恐怖、驚險之歷程，將風濤之凶惡以擬人與誇飾手法表出，曰海若怒，曰怒濤洶濺；再訴諸音響與視覺形象，可謂繪聲繪影，令人有實臨之感受，如「飛廉倏來海若怒，穨飆鼓銳喧鯨鯢。南箕簸揚北斗亂，馬銜罔象隨蛟犀。暴駭鏗訇兩耳裂，金甲格鬥交鼓鼙」。所謂「浪鋒舂漢鷁首立，下漩渦臼高桅低。怒濤洶濺頂踵溼，悔不脫殼為鳧鷖」；以具體形象描繪風大浪高，孤苦無助之狼狽情形。曰「高桅低」，曰「為鳧鷖」，可以想見其驚險與困境。或觸礁，或失所，則云：「況聞北嶕沙似鐵，誤爾觸之為粉齏。回帆北向豈得已，失所猶作中原泥」真是進退失據，猶疑難決。至於張帆濟海，遇風顛簸嘔吐，眩睫痿力，幾成半人半鬼之苦況，詩人以「陷身異域同酸嘶」、「窅然大地真浮稊」之茫然淒涼娓娓道來。將大海之變幻無常，神秘莫測，渲染得驚心動魄。渡海遇颶風，自是帆船時代先民之噩夢，盧若騰、孫元衡二家所作，有其代表性。

閩南與臺灣澎湖之間，橫亙其間者，號曰黑水溝，又稱黑洋，孫元衡〈黑水溝〉詩小序所謂「廣百餘里，驚濤鼎沸，勢若連山，險冠諸海」，先民橫渡海峽，必先挑戰跨越。清季無名詩人曾作〈渡臺悲歌〉長詩，其中云：「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渡海來臺之九死一生可見一斑。論者指出：先民「橫渡黑水溝」，既象徵著對桃花源的追尋，也隱含著死生不知的恐懼。[30]，如郁永河、孫元衡所云：

30 同註 22，《發現臺灣》，尹萍〈婆娑之洋，水蒼蒼〉，「渡海——勸君切莫過台灣」，引《諸羅縣志》描述移民之處境：「舍祖宗之丘墓，族黨之團員，隔重洋而渡險，竄處於天盡海飛之地」，頁 57-59。

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飜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線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郁永河〈渡黑水溝〉，《全臺詩》第一冊，頁222）

氣勢不容陳茂罵，犇騰難著謝安吟。十洲遍歷橫洋險，百谷同歸弱水沉。黔浪隱檣天在臼，神光湧櫂日當心。方知渾沌無終極，不省人間變古今。（孫元衡〈黑水溝〉，《全臺詩》第一冊，頁257）

……如或海若奮威，天吳作祟，驅罔象、舞黿鼉。雪濤四起兮，莽縱橫以紛飛；濁浪千層兮，排長空而恣肆。聲裂百丈之冰崖，勢奔萬匹之鐵騎。陬島嶼兮若崩，掀樓船兮將墜。冒巨險以往來，仗忠信而無偽。……（陳輝〈臺海賦〉，《全臺賦》，頁79、80）

郁永河（1645-？）〈渡黑水溝〉，以烘雲托月手法，狀寫孤帆橫渡之無助，風飜駭浪、扶搖乍徙之令人訝、令人駭。其中「風飜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線青」，確是橫渡惡水，涉身局中之實錄。更以「扶搖乍徙，莫訝莊語」畫龍點睛，可以想見橫渡黑水溝之凶險不測。孫元衡〈黑水溝〉序言所謂「驚濤鼎沸，勢若連山，險冠諸海」；「自來浮去之舟，無一還者」，[31]可見其凶險、恐怖之一斑。詩中所謂氣勢、奔騰、橫洋險、弱水沈、黔浪隱檣、神光湧櫂，渾沌無終極云云，黑水溝之形象，可謂呼之欲出。陳輝〈臺海賦〉注重鋪陳排比，又以「兮」字句為典型句法，體製上屬於騷體賦。[32]就海洋作體物瀏亮、巧構形似之描繪，於內容屬詠物賦。文中局部鋪寫指陳雪濤四起、濁浪千層之險惡海象景觀，誇飾島嶼若崩、樓船將墜之浪濤聲勢。起首推出「海若奮威，天吳作祟，驅罔象、舞黿鼉」諸海洋神話傳說，倍增海洋詭譎神秘之色彩，且凸顯文尾「冒巨險以往來，仗忠信而無偽」之作意來，有漢大賦之宏富巧構，卻乏騷體賦之抒情深婉。海洋粗獷、野性、放浪、變幻之性格，提供海洋冒險之場景，亦如聞所見。冒險犯難，人定勝天之海洋文化精神，上述諸詩多有具體而微之表現。

31 孫元衡，〈黑水溝〉詩序言：大海洪波，實分順逆；凡適他國，悉循勢以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黑洋，廣百餘里，驚濤鼎沸，勢若連山，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為弱水；雖無可考證，然自來浮去之舟，無一還者，蓋亦有足信焉。

32 萬光治，《漢賦通論》，第四章，（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頁45-57。又，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第三章第二節，（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頁123-130。

二、海上征戰

海洋文學的特徵之一，是富於海洋精神。所謂海洋精神，指對自我的不滿足，和對未知事物的不斷探尋，像英國獨特的島國地理即是。於是海洋文學之書寫，一直與航海、海盜、船舶、海上探險、海上征戰、海外貿易、海外擴張緊密相連，作品中表現富於冒險犯難、驍勇善戰、挑戰自然等海洋性格。[33]今觀《全臺詩》、《全臺賦》，明鄭前後之海洋文學，涉及海上征戰，與英國殖民時期之海洋文學頗多相似。其中盧若騰所作，記述丙申三月初六日清軍攻打廈門，對於研究明鄭海上政權，有「以詩補史闕」之價值，如：

> ……雖有千萬卒，不如一刻風。卒多而毒民，歲月無終窮；風勁而殪敵，一刻成奇功。彼狡潛擣虛，乘潮騁艨艟；夜發笋江曲，朝至澳頭東。虜笑指三島，云在吾目中；陡逢巽二怒，進退俱冥蒙。隊隊舳艫接，打斷似飛蓬；齊擐犀兕甲，往謁蛟龍宮。亦或免淹溺，飄來沙上艘；猛獸傷入檻，鷙鳥困投籠。始知乾淨土，不容腥穢訌……(盧若騰〈丙申三月初六日大風覆虜〉,《臺灣詩抄》,《臺灣文獻叢刊》本，頁 18,《全臺詩》失收)

順治十三年（1656 年）清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率軍攻打廈門之鄭成功，忽遇颶風來襲，戰船破壞飄散，損失慘重。世子「亦歎服渡海之難，收軍回泉」。盧若騰於清兵南下，平陽失守後，依附鄭成功，駐金門、廈門十餘年，其詩號稱「詩史」，故〈丙申三月初六日大風覆虜〉，當是身經目歷，海上征戰之實錄。所謂「雖有千萬卒，不如一刻風」;「風勁而殪敵，一刻成奇功」，可謂詩眼。詩篇先寫清兵乘潮夜發，氣勢凌人；後寫「大風覆虜」，猶猛獸傷、鷙鳥困，征廈於是功敗垂成。時間寫明三月初六，與《臺灣外紀》、《海上見聞錄》有出入。何者為是？待考。鄭成功海軍與粵海許龍間之海上衝突，亦可補海洋史、海上交通史之缺漏，如：

> 可恨南洋賊，爾在南，我在北，何事年年相侵逼，戕我漁商不休息！天厭爾虐今為俘，駢首疊軀受誅殛。賊亦譁不慙，爾在北，我在南，屢搗我巢飽爾貪，擄我妻女殺我男。我呼爾賊爾不應，爾罵我賊我合刊。噫嘻！晚矣乎！南洋之水衣帶邇，防微杜漸疏于始，為虺為蛇勢既成，互相屠戳何時已。我願仁人大發好生心，招彼飛鴞桑椹。(盧若騰〈南洋賊〉,《島噫詩》,《臺灣文獻叢刊》

33 同註 3，頁 96。

本，頁23，《全臺詩》失收）

〈南洋賊〉一詩，述說鄭成功與粵海（潮州）許龍競爭海上勢力，相互敵視衝突情形。盧若騰詩以鄭氏海商政權為視點，批判南洋賊之掠奪、擄殺惡行，所謂「何事年年相侵逼，戕我漁商不休息」；「屢揭我巢飽爾貪，擄我妻女殺我男」；「為虺為蛇勢既成，互相屠戳何時已」，[34]海商、海寇、海盜，海上政權為貿易利益，而擴張地盤，最富於激進、挑戰、冒險、奮鬥之海洋文化精神。鄭成功、許龍如此；荷蘭、西班牙、葡萄牙，乃至於英國之海洋貿易、海洋征戰，為利益而相爭，為地盤而戰鬥，所謂「勤遠略」、「飛地」，何者不是如此？

至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施琅征臺之史事，《全臺詩》、《全臺賦》中施氏麾下施世綸、施世榜等所作，以及周澎據施琅〈平南奏疏〉鋪陳潤色之〈平南賦〉，多有「詩史」般之記述，[35]描述明鄭時期之臺海戰爭，凸出海洋文學隱含開疆拓土之性格與意識。如：

> 獨承恩遇出征東，仰藉天威遠建功。帶甲橫波摧窟宅，懸兵渡海列艨艟。煙消烽火千帆月，浪捲旌旗萬里風。生奪湖山三十六，將軍仍是舊英雄。（施世綸〈克澎湖〉，《全臺詩》第一冊，頁179）
>
> 僻嶠潢池弄，王師待廓清。海門奔兕虎，沙島靖鯤鯨。壁壘翹軍肅，朝暾晝戟明。霜飛金雀舫，水漲碧波纓。桎梏火荼列，鈴鉦鵝鸛成。峰頭孤月落，幃帳正談兵。（施世榜〈靖臺隨軍入鹿耳門〉，《全臺詩》第一冊，頁235）
>
> 曉來吹角徹蒼茫，鹿耳門邊幾戰場。流毒猶傳日本國，偏安空比夜郎王。樓船將帥懸金印，郡縣官僚闢草堂。使者莫嫌風土惡，番兒到處繞車旁。（高拱乾〈東寧十詠・其二〉，《全臺詩》第一冊，頁200）

施世綸為施琅之次子，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施琅征臺，曾隨父出征，〈克澎湖〉一詩，當是親歷戰役，具體概括之作，所謂帶甲橫波、懸兵渡海、煙消烽火、浪捲旌旗，確是身經目歷，參與海洋戰爭之寫照。由施世榜〈靖臺隨軍入鹿耳門〉詩看來，施世榜亦是追隨施琅征臺之隨軍詩人，詩篇側重敘寫激烈海戰之後，鹿耳門喧

34 參考鄧孔昭，〈從盧若騰詩文看有關鄭成功史事〉，《臺灣研究集刊》1996年第1期，頁93-95。

35 「詩史」之說，首見晚唐孟棨〈本事詩〉稱述杜甫詩，其後宋人學杜宗杜，詩話筆記常談「詩史」，其涵義有三：曰詩補史闕，曰褒貶資鑑，曰史筆森嚴，此取其第一義。參考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伍，〈史家筆法與宋代詩學〉，三、(一)「詩史之體現」，（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8月），頁160-166。

騰歸於寂靜之氣氛，所謂奔兕虎、靖鯤鯨、翹軍肅、畫戟明、金雀舫、碧波纓、火荼列、鵝鸛成云云，多脈注綺交於「靖」字之中。德國美學家萊苹《拉奧孔》，強調詩與畫的界限，提出詩人之造境，往往「就美之效果以寫美」。[36]古代詩人如樂府〈陌上桑〉藉行者、少年、耕者、鋤者之欣賞羅敷，寫出美麗造成之側目驚豔；《西廂記・驚艷》，則藉六根清淨之和尚「貪看鶯鶯」，或凝睇、或懊惱、或心焦，寫美豔造成之騷動和顛倒，多用「以果代因」之藝術手法經營詩境，多能包孕豐富，生發想像，有助於文學或歷史場景之再現。施世榜此詩，信有此妙。高拱乾於康熙三十年（1692年）任分巡臺廈兵備道，〈東寧十詠〉其二，作於施琅征臺後九年，憑弔鹿耳門古戰場，「樓船將帥懸金印，郡縣官僚闢草堂」，物是人非，蒼茫無限。藉由詩篇之經營，再現海戰之聲威，或戰後之蒼茫，再現歷史場景處，多可作為詩史閱讀。

以詩歌書寫海洋戰爭，受限於句式、篇幅、格律，對於旌旗蔽空，艨艟滿海之海戰場面，敵我雙方聲威、氣勢、謀略、戰術之渲染，較難巧構形似，暢所欲言。若改為辭賦書寫，則想像豐富之能力，誇張鋪陳的方式、假設問對之體式、卒章顯志之手段，以及大處落墨，宏觀構象的表現，[37]對於海洋戰爭場景，較能具體而生動之凸顯，繪聲繪影之再現。如對於施琅率水師進攻鄭成功，先後在澎湖、鹿耳門發生海戰，周澎〈平南賦〉，有較生動之演示，如：

> ……乃脩樓艣，爰戒舟航。凌中流以擊楫，攬形勢於滄浪。先卜期以決勝，奏神策於廟堂。緊重淵之瀰漫，慨風浪之不常；望蜃樓之縹緲，嗟欲濟之無梁。因而畫沙為隄，聚米成島。孰漂疾當其驚湍，孰盤渦介其要道；孰旁涯而可泊舟，孰順流而堪直搗。敵以在吾目中，胥按圖而可考。定方略於金城，羨充國之計早。知拉朽而摧枯，胡險阻之能保？
>
> 爾乃乘機制變，六月興師。舳艫千里，霄漢蔽虧。劍氣干雲而閃爍，甲光罥日而陸離。橫驚波以伐鼓，撥瘴霧以揚旗。各星羅而棊布，聽中堅而指麾。因念蛟宮盤踞，兔窟憑依，既蜂屯而蟻聚，復扼險而負危。雖投鞭之可斷，匪制勝之機宜。故毀軍以驕敵，弄股掌之嬰兒。彼乃疎汛守，撤藩籬，誰北來之軍旅，豈渡江之能飛！橫千尋之鐵鎖，沉水底以何為？於是鼓輕橈，浮彩鷁，溯鴻波，

36 參考朱光潛，《美學再出發》，〈萊苹的《拉奧孔》〉，（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7年2月），頁416-418。

37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伍、〈破體與宋詩特色之形成（三）——以「以賦為詩」為例〉，（臺北：洪葉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9月），頁241-246。

撼絕壁。凌馮夷之宮，搗潛虬之宅。（周澎〈平南賦〉，《全臺賦》，頁56）

周澎，供職於施琅麾下，刻不能離，翰墨皆出其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水師攻臺，鄭克塽降清。施琅以〈平南奏疏〉報捷，周澎據為底本，出於辭賦之體，揮灑成為此篇，別稱〈靖海記〉。周澎〈平南賦〉，描寫施瑯征臺之鹿耳門海戰，構思宏偉，辭藻壯麗；描景摩物，窮形盡態，鋪陳排比，氣勢磅礴，有漢大賦體物瀏亮，義尚光大之特色。就體製言，〈平南賦〉屬於辭賦，大抵對仗工整，平仄諧暢。本文旨在歌頌施琅之平臺功績，以賦體之虛設問答貫穿全文。[38]其中，「乃脩樓艦」一段，鋪寫水師攻臺前之萬全預備與謀略推演；「爾乃乘機制變」一段，鋪寫施琅水師之軍容，曰「舳艫千里，霄漢蔽虧」；星羅棋布，聽中指揮云云。「因念蛟宮盤踞」以下二十句，對寫施氏與鄭氏水師攻防之兵謀策略，作虛實相成，離合相生之鉤勒，高下成敗自見。此錢鍾書《管錐編》稱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必如此，才能入情合理。[39]周澎作〈平南賦〉，信有此妙。又如：

> 維時衝颱怒號，狂濤湍激，飛沫噴空，滂湃瀺汩。吞海岳以俱冥，合水天而齊碧。百族為之震驚，千靈為之辟易。天吳排浪以浮游，罔象穿烟而蹩躠。篙工、柁師，逡巡踧踖。莫不輟櫂停橈，驚心動魄。爾乃精誠上格，叱電驅霆。飛廉頓轡，屏翳潛形。波臣歡焉助順，海若剗其揚靈。爰散金以誓士，恥與敵而俱生。復焚香以戒旅，惟妄殺之是懲。於是軍聲震，士氣騰，艨艟發，枹鼓鳴。搖赤羽，麾青萍，殲怪鱷，殪毒鯨。弓不虛發，矢必應聲。倒戈漂鹵，流血波頹。既獻俘而授馘，遂掃穴而犁庭。乘長風以破浪，藉專閫之威稜。因而傾其巢，剗其壘。敗甲殘鱗，俛首貼耳。濟藥石以扶傷，俾瘡痍之咸起。仗天威以縱擒，使歸布其德音。……
>
> 乃歌曰：「嗟滄海兮噴狂濤，蛟龍鬥兮虎豹嗥。兵車絡繹兮饋餉勞，悲中澤兮聲嗷嗷，孰提師兮奮旌旄？麾霓虹兮掣寶刀。淬龍泉兮鸝鵜膏，入蛟宮兮斬毒鼇。斬毒鼇兮莫滄海，吁嗟偉烈兮斗漢爭高！」（周澎〈平南賦〉，《全臺賦》，頁56）

38 同註18，頁55-56。
39 錢鍾書，《管錐編》，〈左傳正義〉，一、杜預序，（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8月），頁166。

〈平南賦〉「維時衝颷怒號」以下二十四句，移步換形，變幻多方，舖寫海戰盛況：衝飆怒號、狂濤飛沫、滂湃吞合，是正面刻畫；百族、千靈、天吳、罔象、篙工、柁師、飛廉、屏翳、波臣、海若諸句，是側面烘托場景。「於是軍聲震」以下三字句八，四字句四，以短句之簡潔，呼應海戰明快之節奏，海戰之必然告捷，已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乘長風以破浪」以下十句，乘勝追擊，擴大戰果，施琅之必勝，已在意中。「乃歌曰」云云，猶〈離騷〉之「亂曰」，卒章顯志，固辭賦寫作本宜有。卒章亂辭，以「兮」字成章，由前幅之駢體轉為騷體，胡應麟《詩藪》以為：「騷以含蓄深婉為尚，賦以誇張宏鉅為工」，[40]卒章顯志，合騷與賦而一之，自有其妙。施琅攻臺海戰，開疆拓土之性格、競爭致勝之意識，〈平南賦〉已不疑而具。撰寫施琅攻臺之海洋文學作品，稍後尚有李欽文〈紅毛城賦〉，兩相參照，有異曲同工之妙，如：

> ……爾乃王師丕振，命將專征。艨艟蔽日，波浪翻騰。樹參天之高桅，喧鼓鼙之雄聲；懸迷雲之巨舟風，啟八牖之淨舲。旌旗所指，山瀆效靈。澎湖奏捷，鄭氏輸誠。水漲兮洶涌，舟捷飛兮縱橫。雖鹿耳門之沙積，亦滂湃而瀰泓。……遙望波濤而靡涯，俯矚鯤身而有七。其或陰昏霰霰，霧障雲集。日月掩其光華，乾坤倏而變色。明晦忽易於斯臾，東西莫辨於咫尺。雖造化之屢更，而茲城終無改於今昔。又或海氣將騰，炎蒸鬱結。轟轟殷其若雷，滾滾噴如其雪。海猱驟起而戲波，靈鼉夜吼而弗輟。登茲城以遠眺，非石燕之飛翔，則少女之方烈。若夫明星皎皎，河漢當空，蟾影沉碧，漁火搖紅。島嶼若連而若斷，水天一色而交融。覩茲城之勝概，豈遠遜於庾公？至於朝曦乍升，微風徐起。萬頃晴光，縐鱗千里。群山聳峙於震方，商艘錯列於鹿耳。人烟密邇而叢居，大井紛華而隔水。極宇宙之殊觀，悉茲城之佳致。……（李欽文〈紅毛城賦〉，《全臺賦》，頁 61-62）

紅毛城，是指熱蘭遮城（Zeelondia）。〈紅毛城賦〉約寫於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間，李欽文參與編纂《鳳山縣志》時。其中，「爾乃王師丕振」一段，以駢賦體裁書寫清軍攻臺海戰，「澎湖奏捷，鄭氏輸誠」之歷史。「艨艟蔽日，波浪翻騰」以下八句，有聲有色，寫出艦隊之氣勢，以見證紅毛城之興衰榮枯，此時上距施琅征臺，已歷三十餘年。書寫城池之盛衰榮枯，辭賦之大開大闔，可以相得益彰。〈紅毛城賦〉，

40 明・胡應麟，《詩藪》卷一，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三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 6 月），頁 2487。

大抵為駢賦，其中章節過渡，偶用散句。「遙望波濤而靡涯」一段，敘寫時過境遷，遠離海戰之紅毛城，造化屢遷，茲城無改，大有物是人非之慨。於是鋪寫登城遠眺，不同天候，即有殊異景觀，得范仲俺〈岳陽樓記〉之風貌。文中意境之經營，層面分明：「其或陰昏霢霂」、「又或海氣將騰」、「若夫明星皎皎」、「至於朝曦乍升」四個領句，生發許多意象與波瀾，其鋪采摛文，見悠揚舒展，淋漓酣暢；類聚群分，則面面俱到，窮形盡相。駢賦之音節諧暢，有漢大賦汪洋恣肆之氣勢在[41]。其中特寫紅毛城海域，「海猋驟起而戲波，靈鼉夜吼而弗輟」；「島嶼若連而若斷，水天一色而交融」；「群山聳峙於震方，商艘錯列於鹿耳」，紅毛城海域的勝概和佳致，繪聲繪影，詩中有畫，宛然如在目前。

參、結　論

本文嘗試從明末清初之海洋詩賦，探討先民之海洋意識，體察其海洋性格，以便提煉所謂之海洋文化。由於當時傳世之文獻有限，故僅能就先民之詩賦立說。本論文以《全臺詩》、《全臺賦》為探索文獻，選擇海洋詩 7 首，佚詩 2 首，與海洋相關之辭賦 3 篇，進行論述，初步獲得下列觀點：

一、海洋文學，為海洋文化最直接之體現。本文提出明末清初海洋文學之兩大主題類型：其一，海洋冒險；其二，海上征戰。據此考察明末清初先民渡海，與臺澎相關之詩歌與辭賦，進行論述。

二、《全臺詩》載盧若騰〈汎海遇風〉、郁永河〈渡黑水溝〉、孫元衡〈黑水溝〉，先民乘舟渡海，遭遇颶風，橫渡黑水溝，波濤凶惡，至於眩嘔不支，失足溺死者不知凡幾。陳輝〈臺海賦〉之書寫海洋之驚濤駭浪，浩渺溟茫，堪稱壯駭奇特，詭譎多變。無論詩賦，冒險犯難、人定勝天之海洋文化精神，有具體而微之表現。

三、至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征臺，《全臺詩》載施世綸〈克澎湖〉、施世榜〈靖臺隨軍入鹿耳門〉、盧若騰〈大風覆虜〉佚詩，周澎〈平南賦〉，李欽文〈紅毛城賦〉描述海上戰爭；盧若騰〈南洋賊〉佚詩，述鄭成功海上貿易爭戰，凡此，皆堪稱詩史，可以補史闕。海洋具有開疆拓土之性格與意識，惜自荷據、明鄭而後，此

[41] 參考踪凡《漢賦研究史論》，〈緒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5 月），頁 12-15。

風不振。

四、對於臺灣海洋意識、海洋性格，乃至於海洋文化，值得作進一步之探討。筆者探討明末清初之海洋文學，除本文所述海洋冒險、海上征戰外，尚有（一）海洋風景；（二）海洋圖畫；（三）海洋詩情；（四）海洋生活、生物與傳說等論題，由於篇幅所限，已另成〈詩情畫意與海洋書寫〉一文發表，尚請學者方家指教。